

讲述历史
袁汁袁味

19 情人是个负心汉

孝谦天皇继位之初,跟自己的表兄藤原仲麻吕联手扫除了一切反对势力,坐稳了天皇的宝座。藤原仲麻吕比孝谦天皇大12岁,据说是她的情人。由于孝谦天皇宠爱自己的表兄兼情人藤原仲麻吕,甚至特地允许仲麻吕刻了一方押印——“惠美押印”,和天皇的大印具有同等的效力。藤原仲麻吕用自己的押印就可以向朝廷发出正式的命令,成为当时日本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孝谦天皇觉得自

己毕竟是天皇,大权旁落,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。特别是孝谦天皇笃信佛教,当时在全国大兴佛寺,而藤原仲麻吕趁着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的机会,想出征朝鲜半岛,报当年白江口惨败的奇耻大辱。因此,藤原仲麻吕拒绝为孝谦天皇建造大规模的佛寺,而是要造军舰、征调士兵准备远征新罗。这一切都是背着孝谦天皇进行的。

孝谦天皇当时已经把帝位让给了淳仁天皇。非常有趣的是,淳仁天皇论辈分是孝谦天皇的爷爷辈。

当孝谦天皇得知,淳仁天皇和藤原仲麻吕要出征新罗时大吃一惊,急忙从居住的法华寺返回平城京。孝谦天皇召集大臣们说:“我让位给当天皇,但是淳仁天皇对我不敬,做了不该做的事儿,不能让淳仁天皇误事亡国,所以我现在下令政事中祭祀的小事委托给淳仁天皇,国家大事赏罚由我掌管。”

孝谦天皇这么一宣布,把淳仁天皇气得火冒三丈。论辈分淳仁天皇是孝谦的爷爷,好不容易当上天皇,竟让孝谦当着众臣的面折辱。淳仁天皇纠集百官大发牢骚,说孝谦失礼,竟然说让朕干小事,她干大事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,孝谦和淳仁天皇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了。但是即便是这样,淳仁天皇和藤原仲麻吕依然

我行我素,准备攻打新罗。

当时,藤原仲麻吕任命吉备真备担任出征新罗的军事总指挥。这个吉备真备,据说是日本假名文字的创立者之一,曾经在中国留学17年,是个高才生。

孝谦一看淳仁天皇和藤原仲麻吕丝毫没有终止出征新罗计划的迹象,决定召吉备真备回京,营建东大寺。她想,你们不是要打新罗吗?我先把你们的军事总指挥变成建筑师。吉备真备还真是个复合型人才,懂军事,还能搞建筑。孝谦随后又收回了淳仁天皇的御玺,意味着淳仁天皇被剥夺了皇权。在这种情况下,藤原仲麻吕走投无路,发动了叛乱。

孝谦一看自己的情人竟然如此负心,又是伤心,又是哀叹,不得已又将高级人才吉备真备调转岗位,让他离开建筑工地,重回军事岗位,领兵平叛,把自己的表兄兼情人杀掉,还流放了淳仁天皇。

这样,她只好再度出山就任天皇。她第一次做天皇的时候帝号是孝谦,再次继位之后,帝号是称德。

称德虽然再次当上了天皇,但是藤原仲麻吕的反叛,给她的身心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,自己这么信任并且爱过的男人居然背叛了自己,她急怒攻心之下病了,在宫中休养,床边有一位僧侣为她诵经祈祷。要说在宫里,这也是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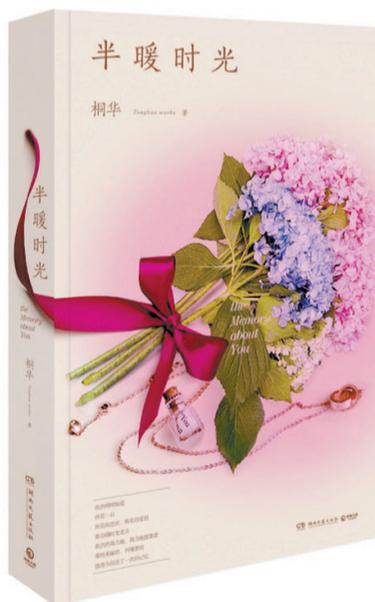
正常的事儿,一开始称德天皇也没注意,但是这个僧侣以同样的姿态、同样的话语,一连数日不眠不休地为天皇祈祷,再无动于衷的人看到这一幕也会被感动。

称德天皇这才意识到宫里还有对自己这么忠心的人。这一年称德天皇47岁,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位为她祈祷的僧侣,据说天皇曾委身于这位僧侣。按照日本的传统,女帝是不能失身更不能结婚的,这是从元正女帝开始就立下的不成文的规矩。元正女帝到死都保持了处女之身,称德天皇为了这个僧人却坏了这个规矩。这位僧人就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妖僧弓削道镜。

天皇跟道镜发生关系之后,道镜很快被任命为大臣禅师。显然禅师是假、大臣是真,由此可见称德天皇对道镜宠爱有加。第二年的秋天,道镜被升为太政大臣禅师。

太政大臣在日本历史上是大臣的最高位阶,官居正一位,以前皇族出任太政大臣的时代,太政大臣一般都是天皇的继承人。现在称德天皇封这个和尚为太政大臣,是不是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心爱的和尚呢?后来道镜又被封为法王,离天皇只差一步了。

(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:袁腾飞讲日本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)



青春足迹
温暖记忆

21 高人指点迷津

对自己说: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
程致远看着她:“是不是坏人,表面上看不出来。”

颜晓晨觉得他眼睛里似别有情绪,正想探究,电梯门开了。

四楼的大厅十分明亮,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子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,听到他们的脚步声,立即站了起来,恭敬地叫了声“程总”。

程致远说:“这是我的秘书辛俐。”

辛俐对着颜晓晨笑了笑,颜晓晨仅剩的一点儿紧张一下子全消散了。

程致远领着她走进一个小会议室,窗户外面是一段不错的河景,没有楼房遮挡,很是开阔。

程致远请颜晓晨坐,辛俐送了两杯茶进来,看颜晓晨正在脱大衣,体贴地问:“我帮你挂外套?”

颜晓晨忙说:“不用,我放椅子上就可以了。”

辛俐礼貌地笑笑,安静地离开了。

程致远坐到了会议桌的另一边:“我们开始吗?”

颜晓晨把简历、各种证书复印件递给他。

他低着头把简历仔仔细细看了一遍,抬起头说:“Hi, you must be Xiaochen, I'm Zhiyuan Cheng, Nice to meet you!”

看上去他和刚才一样,坐姿没变,

也依旧在微笑,可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同了,一瞬间,颜晓晨觉得他变得很锋利,带着礼貌的疏远,审视挑剔着她的每一个小动作。

颜晓晨不自觉地挺得笔直:“Hi, Mr. Cheng, Nice to meet you too!”

他指指颜晓晨的成绩单:“Wow I am quite impressed by your GPA as I know it's very tough to get top scores in your university. I was wondering how you did it. You must work really hard or you are extremely smart, maybe both?”

颜晓晨的面试经验还很少,可她知道程致远很厉害,他看似在赞美她,可每一句话都是陷阱。

为什么成绩这么好?你认为自己聪明吗?为什么喜欢学习,却没有考虑继续读硕士?既然不喜欢做学术,打算毕业后就找工作,为什么没有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?为什么想到我们公司?为什么对这个职位感兴趣?我们公司最吸引你的是什么……一个问题,看似都是常见的面试问题,可他巧妙地穿插在聊天中,精心准备好的回答竟然都用不上,如果说了假话,肯定会露马脚。

30多分钟后,当他放下她的资料,表

示面试结束时,颜晓晨一下子松了口气。

程致远笑问:“感觉如何?”

颜晓晨喝了口水说:“感觉很糟糕!”

他笑着说:“看得出来,你为了面试精心准备过。面试是需要准备,但记住,尽量真实地面对自己。面试官虽然职位比你高、社会经验比你丰富,可都是从你们这个年纪过来的人,他们没指望你们这些还没踏出校门的人有多能干,他们更看中你们的性格和潜力是否与公司文化符合。”

颜晓晨疑惑地看着他。

他说:“举例说明,四大会计事务所更喜欢勤奋踏实的人,投行更喜欢聪明有野心的人,咨询公司希望你性格活跃、喜欢出差,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希望你性格温和、谨慎懂事……一个性格适合去投行的人却不幸进了国有商业银行,对他自己而言,是悲剧,对公司而言,也是资源浪费,反过来,也是如此。”

颜晓晨若有所思,边听边思索。

程致远说:“其实,面试官拒绝一个人,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,而是因为面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,判断出他不适合这个公司。有时候,即使通过提前准备的答案,骗过了面试官,可生活最终会证明,人永远无法骗过自己。”

(摘自《半暖时光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